



爱情飞蛾

燕子 / 著

华艺出版社



个人小档案

笔名：燕子

性别：女

星座：山羊座

血型：A 型

最喜欢的汉字：爱和缘

最喜欢的英文单词：free(自由)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黑色

最喜欢的品格：真诚、善良

最讨厌的人：虚伪、言而无信

最快乐的事情：和所爱的人在一起

最喜欢的歌：《人鬼未了情》主题曲

最大的愿望：有一个舒适的写作空间，里面有我爱的
音乐，我喜欢的书和自己写的书。

一点火光欣然去追
 全然不知多了迷途机会
 些许温暖就会让我醉
 欢舞之间被危险包围
 真的相信靠近你与你相会
 将是一种极为灿烂的体会
 也许注定是只爱情的飞蛾
 受着你的诱惑翩翩飞舞
 从未见过爱情的美飞奔向你
 让我尝尝爱你的滋味
 美丽翅膀已化成水
 却还以为这是幸福的泪
 处处伤痕已让我心碎
 眼望着你却不懂撤退
 终于知道爱上你是场误会
 还是不顾一切把你去追
 也许就该是你爱情的飞蛾
 明明知是火堆还往里飞
 即使瞬间就会成灰
 也该让我在那火中壮烈地美

.....



中午。

六月的太阳,透过华辰国际大厦那深蓝色的落地窗照射到屋子里。公关部的职员都已经走了,今天是周末,下午不用上班。

雨微把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查看软盘上各项业务完成的数据。

此时的她安静地端坐在办公桌前,柔软乌黑的长发丝丝缕缕垂在胸前和肩头。她的手指在键盘上轻柔地滑动,无意地敲击按键,无意地轻击回车,也是那样无意地望了一眼电脑显示屏。随着按键熟悉的乐声,四个字跃入眼帘:



“欧阳彼岸”

她仿佛被定格般呆愣在那里,闪亮的双眸紧紧望着那闪动的四个字,手指熟练地操作着微机:居中,加大字号,改变字体……那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四个字,就像在屏幕上显示的一样,它占据了整个显示屏,占据了她的整个大脑。

那是一个晴朗而艳丽的黄昏,金海湖畔。

昨天早晨,欧阳彼岸给自己手下的十七个人开了个会,永泰商贸公司工会决定带领全体员工到金海湖作二日春游。整个公司分三批去,销售部、信息部和公关部在同一天出发。

宣布完这个消息,办公室立刻就炸开了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人们纷纷离座，三三两两议论着，往会议室门口走。

“不能去的提出来，到秦雨微小姐那里去登记一下。不参加这次活动的员工放假两天，补助三百元钱。请大家尽早决定，工会好去订房间。”欧阳彼岸那沉稳、有力的声音在人们身后响起。

两天的公假，雨微喘了一口气，自己可以在家陪母亲聊天，听听音乐，或者带母亲到公园散散步，和秀儿一起把家里做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扫，而另一天，自己会在图书馆泡上一整天。

下午，雨微在那份不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名单下面最后一行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秦雨微。

“经理，名单已经登记好了，请您过目。”

雨微礼貌地对坐在经理室的欧阳彼岸例行公事地说，然后向前走了几步，把那张名单双手放在了经理桌子上。



欧阳微微笑了笑，对雨微点点头，把目光落在了那张名单上，落在那最后一个名字上。

“怎么？你不想去玩吗？”他亲切的声音没有一丝经理的威严。

“哦，是的，经理，我想在家里陪我妈妈。”

“你妈妈的心脏病好些了吗？”他问，那关心的语气让雨微觉得温暖。

“谢谢您，经理，她已经好多了！”雨微笑着注视他。

“难得大家能聚在一起出去玩，平日的工作又紧张又辛苦，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就和大家一起去放松放松，好吗？雨微！”

雨微惊跳了一下，欧阳彼岸眼中那种柔柔的目光正深深地注视她，而那最后的称呼是让雨微心慌意乱了。

“一起去吧！好吗？”

她能再拒绝吗？心底有几千个、几万个声音在说“不要去了……”，而从嘴里吐出的两个字却是：“好……好的！”

欧阳满意地点点头，划去了那三个字，然后在那张名单上签了字，说：

“好好安排一下时间！”

“是，经理！”

雨微轻轻合拢经理室的门，那娇小的身躯立刻就从欧阳彼岸的视线里消失了。

四十二岁的欧阳彼岸在商界一直一帆风顺地走过来，做领导工作已经十几个年头。他见过形形色色的女孩，销售部的于雨总是用那双燃着火般的大眼睛注视自己，还有那似乎有意或无意的亲近；信息部一头短发的陈倩倩，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着能让人心动的外表……他身边似乎一直都有人在追求他，不管是因为他的职位或者是他的人品。

而秦雨微却以一副独特的工作能力和智慧让欧阳彼岸欣赏。他几乎可以从那双美丽的明眸中读出一些她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沧桑的内容。

“沧桑”，二十七岁的年龄怎么会懂得这两个字呢？欧阳摇摇头。

二

金海湖坐落在东南郊的青山脚下，由于位置比较偏远，开发得并不是很现代，留有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美。紧临湖水的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公路，别看凹凸不平，这条公路却是连接城市与深山的交通要道，一些大型运输车在这条路上屡见不鲜。

安排好住处，大家各自找到自己的房间，稍做安排，十



五分钟后在宾馆大厅集合。

雨微脱下连衣裙,为了便于游览,换上了红色的短裤和同色的T恤衫,脚下是一双轻便的旅游鞋。

和她同居一室的是于丽。此时的于丽正对着镜子仔细地往眼睛上刷睫毛膏,那排细密的长睫毛向上弯曲着,仿佛能架住一支铅笔。挺秀的鼻梁,饱满而性感的嘴唇娇艳得如一颗熟透的红樱桃。她是永泰商贸公认的美人。一条浅绿的吊带裙穿在她身上显得那么风姿绰约,就连雨微也禁不住想多看两眼那光滑的脖颈和白皙的手臂。

“嗨,小秦,帮我把这根长出来的眉毛修一下!”她对着镜子眨着眼睛。

雨微走过去,接过她手中的眉夹,轻轻拔去了那根令于丽不满的眉毛。

“喂,于丽,换好衣服没有?该下去了!”

一个声音从走廊里传来,门立刻就被扭开了,陈倩倩那高挑的、模特般的身材闪进屋里,就连那一头不长不短的碎发也如模特般被染成了流行的金黄色。

二十岁,多好的年纪,雨微不禁轻叹。

几乎全公司的人都承认她们的美丽,几乎全公司的人也都知道这两个美人在暗暗较劲,仿佛在对欧阳彼岸说,你最喜欢谁?

三个女孩从318房间走出来,雨微那一身朴素简约的着装似乎更加衬出了那两个美女的艳丽。

波光粼粼的湖面,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仿佛是仙女从天上撒下了一把细碎的金屑。

因为已是黄昏,湖上的一些游乐设施基本上都已经停止了工作。湖边树影袅娜,花草摇曳。湖中间亭台和山峦倒映在水中,在虚无缥缈间若隐若现。画舫、小船停靠在岸



边，“游龙”、“小鸭”静静地栖息在渐渐褪色的夕阳里，而那不知忧愁的小鱼儿却无比快活地游来游去，并不时跃出水面，贪婪地欣赏着这浩淼的迷人景色。

伫立水边，风扬起她的长发，雨微沉醉在这玄妙的山水间。不远处同事们雀跃地在拍照，那银铃般的笑声让雨微忍不住回头望去。

于丽一只手挽着欧阳彼岸穿着浅蓝色衬衫的胳膊，头几乎贴到了那胳膊上。

为他们拍照的是和自己一个办公室的男士王东，也是于丽的追求者之一。

雨微收回视线，重新投向那湖光山色中。

“喂，大家注意了，有需要拍照的抓紧时间。六点钟咱们在大门口拍几张集体合影，六点半吃晚饭。”王东的声音那么宏亮，难怪大家都叫他广播员了。

雨微和同事们一起聚集到了大门口，白色的抽象造型的门柱上突出地雕刻着几个红色的大字：金海湖公园。

欧阳彼岸站在台阶上，手里端着“柯尼卡”相机，挥着手臂。

“女同志站在前面，分两排，男同志站在后面，大家快一点站好！”

人们纷纷涌过来。几个年轻的女孩推推搡搡，叽叽喳喳地站到了第一排，雨微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站好，倩倩那甩动的发梢弄得她脸上痒痒的。

三

远处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摇摇摆摆地从拐弯的路上驶过来。不知是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原本就捆扎得不结实，笨



重的木箱似乎要挣脱钢丝绳的束缚。

欧阳举起相机，调着距离和画面，从镜头里望去，最后一排边上的两位同事正好挡住了门柱上的大字。

拿开相机，他果断地说：“第一排往下走两级台阶，后面的跟上来。”

人们涌动着，于丽飞起脚把自己脚前的一块碎石踢起来，“扑通”一声，碎石落入台阶下面一片积着水的凹地里。

“好！大家站好，把最好的表情展现出来，听我喊一、二、三，一齐说茄子。”

彼岸就是彼岸，一点没有经理的架子，永远都会和群众打成一片。

他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从镜头里瞧着这群快乐的洋溢着笑容的员工，手指放在了快门上。

“好，大家注意……”

公路上，那辆卡车从彼岸的身后驶过来，前轮已驶进了水坑，一阵颠簸，车身倾斜了一下，最后一排的木箱在钢丝绳上猛力地撞了撞，槽帮挂钩的钢丝绳的环扣从挂钩里脱落出来，车厢顶上的木箱突然挣脱绳索，滚落下来，而彼岸的位置距那个水坑只有不足一米的距离。

“彼岸，小心……”

随着一声惊呼，雨微拨开面前的身躯，像箭一样冲过去，跃到彼岸的身后，用力把他的身体向台阶上推去……

“啊！”于丽一声尖叫，捂住了眼睛。

欧阳彼岸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身体被一个力量推出去，跌跌撞撞，手中的相机也被撞落，一种惯性把他的身体抛在了台阶上竖起的铁栅栏墙上。

雨微的脚下“咚”的一声，木箱从车厢上跌下来，“哗啦”摔裂开来，



“哎哟！”一只圆柱型的轴承，跳起来落在雨微的脚上。

卡车立刻熄了火，司机满脸惊恐地从驾驶室跳下来，冲到现场。

这刹那间来得是那么快，那么突然，那一推、一撞、一声喊，和那稀里哗啦轴承的散落声，就是十几秒种的时间，几乎是人力所不能为的速度。

此时人们似乎刚刚回过神来。

“小秦……”

“经理……”

“欧阳经理……”

人们蜂拥过来，欧阳彼岸后背抵着铁栅栏，从木箱的下面发现了“柯尼卡”的背带。

雨微推出欧阳彼岸，自己踉跄几步，跌倒在台阶上。

她大睁着一双眼睛，脸色像纸一样苍白，望着被抛向栅栏上没有摔倒的欧阳彼岸。她T恤衫外露出的胳膊被台阶沿挫破了一大块皮，正往外渗着细密的血珠，短裤下的双腿沾着一片灰土。

“小秦，你没事吧！”

“小秦，你的胳膊受伤了……”

“小秦，你的膝盖……”

四

卡车司机一声声诚恳地道歉，硬要塞给雨微一把钱。

雨微推开他拿着钱的手，欧阳平安让她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此时她只想知道那个可恶的轴承是否伤到了自己脚上的骨头。

旁边的两位大姐架着她的胳膊，把她从地上扶起来。



雨微把重量压在那只受伤脚上，活动着感觉着那些疼痛。

还好，似乎没有伤到骨头。感谢上帝，雨微心中轻喊。

“小秦……你受伤了……”

欧阳彼岸拨开人群，站在雨微面前。面前被得摔惨兮兮的女孩让他眩晕。

他体味着刚才撞在自己身上的那股力量，这么个瘦小的女孩，怎么可能？

他耳边回响着刚才的那一声惊喊：

“彼岸，小心……”

她没有叫经理，呼喊出来的是“彼岸”两个字……

雨微抬起头，目光从自己的脚上收回来。她笑了笑，摇了摇头说：“经理，我没事……”

雨微被大姐们搀扶着送回了 318 房间，从事情发生到结束，她只说了两句话：

“彼岸，小心……”

“经理，我没事……”

欧阳彼岸从木箱下面拣回了被轧成薄片的，几乎是粉身碎骨的“柯尼卡”。

“粉身碎骨”，他想起了这个词不寒而栗。

一些围观的游客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个女孩真不得了，那冲过来的速度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一个女孩的声音。

“如果不是她把那个男的推了出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一整箱是铁疙瘩呀……”

“看那女孩的脸色，一定摔得不轻……”

“那还用说，你没见胳膊都流血了，腿上肯定也有伤……”

欧阳彼岸让大家从宾馆里找来药品、绷带和消毒水，由



几位年纪大的女同事帮她擦洗了伤口，包扎好。

同事们都到餐厅去吃饭了，欧阳从餐厅里端着托盘推开了318的房门。

五

叮铃，叮铃……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雨微的遐想，她拿起了桌子上的电话。

“喂，您好，这里是华辰……”

“您好，丹东传真请接收……”

雨微打开右首的传真机。听着传真机发出的响声，她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从二十一层的窗口向下望去，马路上的汽车犹如一个个小小的甲壳虫在蠕蠕爬行。伸出手，她打开一扇窗。一股热风吹进来，室内的冷气开得很足。

面对着一缕阳光和不断涌进来的灼热，她感到有些温暖。

站在窗口，风儿不断抚动她中分的长发在脑后飞舞，清爽光洁的面颊，小而精巧的鼻子，饱满生动的嘴唇，那微微向上翘起的嘴角在唇边形成一道美好的弧线。只是那眼神，有怜悯，有缠绵，有深幽，有迷乱。

一袭白衣，白色的衬衫，白色的长至脚踝的裙子，白色的高跟皮鞋，裙裾飞扬，轻灵飘逸。阳光像一道探照灯，把她整个笼罩住，在那流畅的线条外镶了一轮灿烂的金边，犹如一幅梦幻般动人的画面。

不知彼岸近期怎么样了，自从离开永泰应聘到这家外资企业后，她像一台忙碌的机器，早出晚归，对工作一丝不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快节奏。



多日没有联系,不知他会不会怪我。

传真机的声音停住了。雨微关上窗,拉上厚厚的丝绒窗帘,把阳光、风,还有燥热关在了窗外,走到传真机前,拉下那张纸看了看,是一份订货会通知单。

雨微的视线重新落在电脑屏幕上。望着这四个字,嘴角被牵动了,眼中浓浓的水雾在弥漫,渐渐浸湿了那双如黑葡萄般大而明亮的眸子。

忽然她记起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开始。

她和彼岸在同一个单位——永泰商贸公司下属的公关部,彼岸是经理,雨微是主管会计。

雨微欣赏这位经理不惑之年的潇洒与干练,更欣赏他为人正直、坦荡、虚怀若谷和光明磊落。

公司里有许多关于女孩子如何追他的绯闻,却没有一丁点关于他对女孩的桃色信息,私下里人们也有的说这是因为他有一个比较“中国”的夫人,这位夫人最“中国”的特点就是爱吃醋。



他们在彼此的接触中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看书,并经常互相交换新书。偶尔他们也谈小学、诗歌。

他们的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雨微勤奋仔细,财务上的事几乎没有让彼岸费过心。

每天清晨,雨微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欧阳经理桌子上的茶杯刷干净,重新泡上一杯茶放在那儿。

而欧阳彼岸会在职工都下班的时候,走到雨微的办公桌前,对雨微说:

“小秦,我有一本新书,不知你看过了没有?”

然后把书放在她的面前。

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去逛书店。有时,他们也一起去谈业务。

和欧阳在一起工作，雨微觉得踏实；和秦雨微在一起谈业务，欧阳觉得放心。

没有人议论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纯洁的磊落；没有人笑谈他们的交往，因为他们真诚的无私。

直到金海湖畔的事故发生。

六

当同事们七手八脚地帮她包扎好伤口去餐厅吃饭的时候，雨微倚在床上，想起刚才的事情，想起自己的所为，她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不明白自己是在十几秒钟内完成的那一连串的动作，难道……

轻轻的，门被扭开了。雨微愣住了，欧阳彼岸手里端着托盘，关好了身后的门。他把饭和菜放在了床边的小桌上，拿起勺子，把清炒虾仁盛进装着米饭的碗里，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把饭端到雨微胸前。

“雨微，吃点东西！”他坚定地说，并拿起勺，举到她的嘴边。

“不要！经理……”

雨微惊悸地向后躲着，那块挫伤的皮肤撞在床头上，疼得她不禁惊喊：“啊……”

“不要乱动……你受伤了……看你又碰痛了……”

欧阳手忙脚乱地放下碗，去抓雨微那只受伤的胳膊。

她闪开了他伸过来的手。

“不要……经理，我没有事……”

欧阳重新坐在椅子上，目光紧紧注视她，神情严肃而庄重。



“雨微，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你那么做？”

雨微望着他，摇摇头，刚才不是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吗？

“不……我不知道……”

欧阳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

“你爱我，对吗？”

雨微再次惊悸，欧阳的两只手放在她娇小的肩膀上，牢牢按着她，使她不至于听到自己的话又把胳膊撞痛。

他的大手真真切切感受到那身体的颤动。

她睁大了眼睛，震惊在他的语言里，脑海里一个声音不断在说：“是吗？是吗？是吗？”摇摇头，泪水迅速涌进眼睛里。

“不要摇头，雨微，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在我们之间一直有一种极为微妙的关系存在着，就像我们在一起工作永远都是那么和谐一样。早晨，只要在办公室看见你在，我就会觉得所有的工作都会因你而变得无比轻松。”

“我们在一起，你那快乐的眼神闪烁着一种只有我能读懂的光芒。雨微，或许我们都太矜持而错过了许多美丽的季节，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句一直都在我心里埋藏着的话，雨微，我爱你……”

一颗泪珠从睫毛上跌下来。

“雨微，别哭……但愿我的话没有吓着你。不管你会怎样看我，我今天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或许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对你说这句话，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这句话……”

泪水不断从面颊上滑下来，欧阳彼岸小心地捧起她的脸。雨微看见那模糊的面孔俯下身来，轻轻吻在她的额头上、泪滴上，落在那颤动的依然显得苍白的唇上。



七

似乎只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事就都变得面目全非了，人们注视雨微的目光不那么友善和简单了。

雨微叹了口气，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大而厚的公文袋，一叠整齐的被规规矩矩装订好的信件拿在了她的手上，那是一份情，一份浓浓的、重重的、撼人心弦的感情。

读这些信是雨微安慰心灵思念的唯一方法，她展开了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信笺：

雨微，你好：

从金海湖回来，你因受伤在家里休假，而我却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唇边至今沾着你泪的晶莹和唇的芬芳，还有你发际的馨香。带着被情感涨得满满的心绪，我来到了南国的花城——广州。

一路辗转，一路疲惫，惦念着你的伤口和你的心情，刚一落脚我便急不可待地给你写信。如果这可以算情书的话，这是我写过的第一封情书。

你的伤口怎样了？天气热，不要让伤口沾水，不要总用纱布包扎着，那样不容易好。腿上的青紫好些了吗？是不是消肿了？“好得快”喷了吗？消炎药吃了吗？

工会的孟师傅说这几天去看你，我买了一些药和补品托她带给你，希望对你会有用。

心情忽然觉得像泄出闸的洪水一样，那么汹涌地奔涌而出。想对你说的是那么多，既然已经开了个头，就知道再也不能维持原来的平静了。

真想去看看你，但考虑到夏天，你家没有男士，会让你



们觉得不方便,我抑制了自己的冲动。而广州的这次出差又活生生地把我从你挂着绿窗帘的窗口拉开,硬邦邦地把我抛在了另一个城市里。

一下子觉得,我离你那么远了,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在出差的行程牵挂过什么,而这一次心沉甸甸的,涨得甚至有些痛。

真想握着你的手,和你好好谈谈。

或许我真的应该感谢金海潮事件,或许我的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自私,但至少我终于可以让自己承认一份真纯的感情,的确确在我们之间存在着,而不是让我把那份真情一直带进坟墓。

金海湖畔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直在我眼前闪现。你让我困惑,那么娇小的你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可以把重你一倍的男人撞出去却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你摔倒在台阶上,抬起头来的第一眼就是用眼睛寻找我……你那苍白的毫无血色的小脸和那一双充满焦灼的眸子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思绪很乱,原本一肚子话写到这里却不知该怎样写了,突然有了一种紧张的感觉,像初恋。如果不是我大你许多,如果不是我已有了家庭,我会追求你,时机不成熟我会等待,条件不成熟我会创造,但我现在已不具备上述的条件,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让你爱我呢?虽然我明白这些客观存在的道理,却还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会珍藏起这份珍贵的感情,让我在心中爱你到永远。

我重复在318室和你说过的那句话:希望我没有吓着你。

雨微,我不知道自己糊里糊涂都说了些什么,但愿我没有冒犯你。如果有,请你原谅,不知再见到你会是什么时